

■ 图片故事

鸡舍里的母鸡咯咯哒开叫，女儿急忙钻进去拾蛋。正烧火做饭的母亲大笑：和你爸小时候一样，来拿勺给闺女炒着吃。一把老铜勺、一两花生油、一点盐、一只蛋、一灶火，一扒拉，炒蛋香便弥漫开来。这蛋香平淡但浓郁，勾起了女儿的食欲，也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缺吃少穿的童年，母亲总将鸡蛋攒了卖钱贴补家用，舍不得端上餐桌。偶尔拿出两只，用勺简单一炒，给我们兄弟打牙祭；母亲有时偏心，用这难得的勺炒鸡蛋犒劳我这个考试得奖的老儿子，并嘱咐躲在门后偷偷吃。这蛋香，融注了酸涩、喜悦、亲情，让我几十年犹记。

味道无形，但却萦绕着太多过往。即便很久被时空隔离、封存，未曾亲近、触及，但却依然在内心某个柔软的角落鲜活如初。如若偶然重逢，那味道的因子，便会穿越现实与记忆交汇，唤醒曾经与之有关的人和事。一声“就是这个味儿”的感慨，便有万般滋味涌上心头。

楼上兄弟，是我刚毕业时教过的学生。那日一进他家，便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。对，是温泉水特有的硫磺味。兄弟从小长大的小村有眼温泉，前日回村拉回几桶温泉水，温熟了给孩子洗澡。硫磺味，一时将我引回了十七年前教过的那个村庄，洗过澡的那眼温泉。

那年我二十岁，分配到离家几十里的小学，举目无亲、孤苦无依。好在，一眼温泉，给了我温暖。每天早起、睡前都要泡澡，换来一身舒爽。泡澡间，村里的乡亲认识了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小老师，时常将好吃的送我；

与味道重逢

□白万伟 文/图



村里的孩子也熟识了我这个年纪相近的大哥哥，时常聚在一起玩乐。因那泉，那乡亲，我不再孤单。重逢久违的味道，第二故乡的情结更为加深。

街上巧遇办喜事放炮，重逢浓浓的火药味，我便想起儿时过年吵着父母要鞭炮、与小伙伴用鞭炮炸水花、吓鸡鸭的快乐时光。冬季巷间，重逢烤红薯的味道，心中便格外甜蜜，一时想起与妻子刚结婚时，我经常在冬夜上街买一只烤红薯，拿回出租屋与她一起吸溜溜啃完，暖暖入睡。访问一所学校，午间重逢了食堂的味道，上师范就餐时的情

景如在眼前，百米冲刺般冲向食堂，排队加塞打饭，同学一起抢食，更有那顿难忘的毕业会餐。抱抱邻居家的小孩，重逢那股甜甜的奶香，一时想起我当奶爸的日子，洗衣做饭、冲奶哄睡，烦累却幸福。母亲托人捎来一罐泡菜，重逢那酸爽的味道，恍然又见母亲择菜洗菜，在秋阳下腌菜，这气味是故乡的味道，更是母亲的味道。

味道，是一个引子，与之重逢，便引出一段珍藏的经历。那经历，或苦涩、或忧郁、或温馨、或快乐，与味道有关，满是生活的积淀，历久弥新，愈久愈浓。

时光的彼岸

□马亚伟 文/图

与朋友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，朋友说：“我宁愿一辈子不退休，你看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吃饱混天黑，无聊透了。那样的日子，我一天也不想过！”

我笑了，追求充实的生活，追求生命的价值，没有错。可是，岁月会一天天掳去我们旺盛的精力，让我们做事力不从心，不得不慢下自己的脚步。但是同时，岁月会馈赠我们闲适的时光，让我们慢慢细数和清点一生丰厚的经历。

我打开电脑，让朋友看了表弟拍摄的一组题为“时光的彼岸”的照片。表弟是摄影爱好者，他把镜头对准了那些满头白发的老年人。这组照片的前面，有表弟的几句话：“他们，端坐在时光的彼岸。我与他们隔着遥遥的岁月，两两相望。他们的昨天，是我的今天；我的明天，是他们的今天。”是啊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像他们一样，乘着时光之舟，抵达远方的彼岸。

第一张照片上，是一群跳广场舞的老太太。她们穿着大红的衣服，好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，个个脸上都是灿烂的笑。细看她们，体态臃肿，舞姿也不美，但是谁也不能否认，她们的笑容是美的。这张照片的主角，是我们小区的一位姓林的阿姨，她画着妆，跳起舞来自信极了。她是领队，在队伍中，她仿佛是一位威风八面的将军，指挥着阿姨们欢天喜地舞起来。林阿姨特别爱笑，她笑起来皱纹层层叠叠的，仿佛一朵盛开的花。我们都说她老成了一朵花！



第二张照片上，是一对在夕阳下牵手的老人。表弟说，他原来不认识这对老人，是偶然抓拍到的。为他们拍照，两位老人非常开心，后来表弟还把照片送给了他们。照片上，夕阳留下一抹光影，林荫道向远方延伸而去，两位老人牵着手往前走，他们眼神淡定，表情平静。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就是这样吧。两位老人一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，如今有一双温暖的手可以牵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。

第三张照片，我最熟悉，拍的是我们大家庭为外婆过八十大寿的情景。儿孙们众星捧月一样，把外婆围在中心，外婆脸上写满了幸福。外婆的面前，摆着一个大大的蛋糕。她用手指着蛋糕，要一块块分给每一个人。表妹家的孩子最小，她眼巴巴等着分到蛋糕。表弟家五岁的儿子，还在后面拽老寿星的衣角。照片上，儿孙绕膝，天伦之乐，有什么比这更温馨幸福呢？

时光的彼岸，有另一种生命色彩。这些老人，虽然已经白发苍苍，但都满怀对生活的热爱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。

■ 家庭相册

我的时间不要钱

□章中林 文/图



每天，为生活到处忙碌奔波，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。这不，才到家，公司发来了短信，说是要我下午送一批货。正放假呢？哪有那么忙，就不能安排其他人去一下吗？我嘟囔着，拨通了经理的电话，想让他另外安排一个人，毕竟送货也不是什么技术活儿。和经理说了半天，但是他就是不同意，还说什么别人不熟悉客户的情况，假期里没有人可以安排。说来说去，我差一点对着经理吼了起来。

突然，我的衣袖被人拉了拉。一回头，原来是母亲。她低声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就去吧。我的时间不要钱。你要有心，什么时候回家来看看我都可

以。现在公司正需要你，你怎么能因为我耽误工作呢？”

“妈，我还没有坐稳呢，有什么工作忙到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吗，您让我歇歇。您知道吗，他这是在挤兑我，不要理他。”

“这孩子，怎么说话呢？他挤兑你，他不也还在工作吗？你的心胸能不能放开阔一些。要是他在家，你在工作，你可以这样说。现在你这样说别人会怎么看你？”

我想在家里吃一顿饭再走，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，说生意场上时间就是金钱，等不得。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，我只得起身往公司里赶。

在回公司的路上，我的心里总是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“我的时间不要钱”。

今天，我是想回家陪母亲过一个重阳节，才打算安心地在家呆一天；但是，平时，我有多少时间花在了母亲的身上呢？

虽然公司离家只有两三里地，但是我一年回家的次数却寥寥可数，有时就是走到了家门口，都不愿意多几步路去看看母

亲。回家借口说忙，但是打个电话总是应该的吧。这就让我更惭愧了，我很少拨通母亲的电话，仅有的几次也只是因为母亲在病中。

母亲像个孩子似的，倒是经常打我的电话。有时，电话通了问她什么事，她说没有事。“您没有事打什么电话？”她就嗫嚅着，没有了声音。有时不耐烦，我就对她嚷起来：“您的时间很空闲，我的时间就是钱啊。”但是，不管我怎么说，过不了一两天，她就又拨过来了。

母亲的时间真的不要钱吗？如果单从金钱上衡量，确实如此；但是她的时间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？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她还能在这个世上走多少时间？还有多少时光享受天伦之乐？还有多少时间来咀嚼生活的美好？

我们什么时候为母亲考虑过呢？我们能够花几天时间给妻子准备礼物，能够和朋友通宵狂欢，能够捧着手机和同学聊得昏天黑地……有哪一天，有哪一时，有哪一刻，把母亲放在这些事情的前面呢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

想着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，心里不禁泛滥起一种说不出的情愫。明天，等我明天把事情做好了，我一定关了手机，回到家中，安安静静、开开心心地陪母亲一天，不管它什么时间要不要钱。

■ 青春岁月



同桌的你

□单凤婷 文/图

上初三时，因家里动迁，我转学到另一所学校上学。新的学习环境、新的班主任、新的同桌，都让我在一段时间里难以适应和喜欢。尤其我的同桌阿强，他太好动好说和不认真学习。自己没事儿耍些小聪明也就算了，还影响我的听课效果。那天，英语课上，他摇头摆尾坐不住，我拿眼睛使劲地“剜”了他，不奏效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间或，拿副扑克牌在书桌里偷偷地摆弄，模仿周润发洗牌的动作。那节课，英语老师讲的内容很重要，可我却只消化十分之二。

下午物理考试，阿强的眼睛使劲地往我这边瞟，右脚轻轻地踢我的鞋并小声嘀咕：“借我看一眼那道物理题。”真没出息，平时不好好学习，早干吗了？我不耐烦地把身子一扭，左胳膊举起挡住他的视线。想打小抄，门

儿都没有。

放学路上，我和莉莉对物理题答案的当儿，阿强和几个同学站在身后高喊：“抠门的大脑门儿——”我回头先用眼睛瞪他，转身上前跟他理论：“都几年级了，自己不会答题还有脸给人起绰号。”阿强的白白胖脸突然红到耳根，右手忽地伸过来，把我的粉色凉帽摘下来“嗖”地扔向旁边的高墙外。等我回过神来，他们一哄而散。

第二天，我红着双眼跟班主任老师哭诉阿强的种种不是。老师细声慢语地劝慰我，说会批评他的。另外，之所以安排我跟阿强同桌，就是想让我帮助他。他很可怜，父母都在外地工作，现在只和奶奶一起生活。随后，老师又摸摸我的大脑门儿，说这里面可全都是智慧啊。

这件事之后，阿强有所收敛。他是那种聪明不肯下功夫，桀骜不驯、自尊，骨子里其实仁慈而优柔的少年。我们暗自形成了一种互相比赛的默契，期末考试，他的学习成绩竟然排在班级的前十名。

今年春天，同学聚会。阿强举杯敬我：“感谢老同桌当年的教诲——”我学他当年的语气：“怎么不早来谢我呢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”话音刚落，包房里笑声四起，笑声里漾着年少时的无忧与无邪。